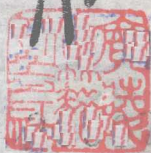


昭

代

興

馬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兆昇編輯

吳郡陸祖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卒年九十八○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

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曰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

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卷之十九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壁運

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

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駉

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

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

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雷駐

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未嘗

盡壞馬，或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

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一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禕鎮守榆林，未城也。禕始城

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

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

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

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番

地不圖墾，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

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

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二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

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

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究何惟延慶一帶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

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

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

立些堡，凡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

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

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一

三里間為對角敵臺，虛若連北，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

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虛砦八百一十有九，

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

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

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便，邊牆實未嘗有。惟剗削設險

之法度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
釐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
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
邊也哉自非躬履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千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
梁璟上言荆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
總軍務諭令固及非辜倭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
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
張寬御史劉察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
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過者
甚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
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
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
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
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
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

二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千人爲
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旱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太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經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四

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
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
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
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詰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
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
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
達卒得不來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母

曰我卽歿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還命不忍辜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涼臨筆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事

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冷密人殺忠順王宇羅帖木兒王母努魯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五

升擊敗之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奪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欽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衡尹旻謂姚夔意於王旻聞之恨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

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殷勤勿俟商出單遂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

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監六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命梓宋儒未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畱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灾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六

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山東旣灾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擅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時起

之所言不准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及河南
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鎮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
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計復
哈密城

哈密既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
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
軍東出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脅則我
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
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
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軍東等衛諭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七

太義俾知居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
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
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
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
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
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
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
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言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
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
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
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
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
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等言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
列其罪狀薦言王詔等言奉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八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
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
劉文計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

從虜王母金印去遣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

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

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計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

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

還王母金印竟為阿力所畱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
春坊等官劉瑒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
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潞分爲七館編纂明
年止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令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
上日馬政因國家急務但
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
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九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早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
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
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
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
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
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
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
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丘効勇而鄉
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虞入

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
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
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從綏德鎮
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歟
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
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
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弊
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拘
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官之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

人唐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
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
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
卽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
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是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先
與軍船名爲改苑○陸錢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
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
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
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郎邪負海之鄉轉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
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
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
伍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
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
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
州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
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
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
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一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淤舟不
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
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末樂徙都于北亦營行之尚
書朱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
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
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
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
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
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
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
漕政為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
察院事

先是為都察院者務制十三
一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為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取法徇私市恩釣譽臣堅
以理法執請謙姑為信從而心定斷恨伏望調臣別用
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
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一

駙馬都尉馬誠請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
為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
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
父非大臣而馬誠為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為駙
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夤緣求進俱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傑卒改項忠為刑部尚書○八月以
周洪謨為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仇加恩蘭大拉莊浪寧靜至于肇昌平涼滿魯都寇宣
○太常少卿董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八月辛酉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內費日修幣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合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

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

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益

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贖罰金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所轄州承制專決畫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謫議

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已薨束縛不得肆族人上書誣雍

上為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李致省為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致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

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

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以天順間討賊成也○二月詔開河南宜

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鑛

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曠曠

徵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

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

封閉之

○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

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十口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

走

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進

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珣禮部侍郎劉吉並

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仲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

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間監正彭得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

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

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

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書見于巳○

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

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

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

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廷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

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

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

子入昭德宮次一從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懷之

允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金

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為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

等忠愛但諸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齒稍長行之時衆意

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

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諭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

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得見接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五

肅名曰祐橙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具衡

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

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

乙酉卯刻日左右理重疊有氣皆云○鮮明○兵部

尚書曰主卒改項忠為兵部尚書以○刑部尚書○

弘治七月朵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濟舊通

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

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

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

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生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

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六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撥歷反在臣先

乞從宜處置必在學曾為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

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為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

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

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

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

先若仍錄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便捷取之

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

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橙為皇太子○十二月尊邸房王為

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卿王監國時事言
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
右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件戎達
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
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石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弁
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
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物遣使何宣等欲
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齋駕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七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
兩廣尤近交趾依道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
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
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
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
無論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
遍歷干崖南甸蠻莫孟密龍川茫市路江各處外夷地
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混整第三妾許為討
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水邦宣慰管轄水邦衙門設
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
設衙門遂與兵殺水邦宣慰多丕悶及其男罕糯法

治法奪其地方本邦生急忽至聞之割行金事方逆
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入
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欵承伏恕具疏參
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
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
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鐵總百戶劉
安及義勇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
州景拙法病故男求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遷移別地
田土拋荒請給撫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祖高
皇帝統馭天下慮心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為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八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
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立
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
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侮慢自賢圖
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攪擾
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
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
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亂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
為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

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僮僮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
人類尚可善化臣等官會議將撫諭勸誘之方
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三其僮賦三
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
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請軍門告稱本
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
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
招出馬平等縣僮僮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
梧等縣僮僮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朔等縣僮僮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
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
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
數宜賜勅獎之

聖代典則

卷之十九

十九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
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蒲都魯自稱可汗加思
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
於制馭况今灾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
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
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

餉不給失机貽患可勝道故工部所司詳議以聞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廣衛陽和
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
以翰林修撰劉健爲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
雲南

鎮守太監錢能銜忽叅奏誣稱御用大監錢義傳首分
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鸝哥一
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
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鸝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
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聖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
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
思錢能故爲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
其所惑彼下情戰慄能自己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
錢能在雲南遊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煎
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
十分爲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剋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
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
怕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
報知郭景得方便處目計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全
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

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鳳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鸞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求於此遣人遂涉徼外搜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千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藝蓋有不可勝言者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卽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願陛下畱心聖學專意政事求爲華夷之主天下幸甚○時王如春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勤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錦等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詢問忽有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並錢能交還內侍許國輕脫也忽復上疏曰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接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公聲或提取犯人若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所以不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等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誣竊其私設若有駕帖內有賜赦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戒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効奏多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應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酸鼻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

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

行臣與御史魏希賢會問擾擾夷不之事本邦等處節

有銅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

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其官乃臣之分也堂權要而

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願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素妃○北城兵馬吏目文會

上言刑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刑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

流民鄒百川楊繼隆等聚眾為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

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

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

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

皆可耕種連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

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

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其及不

常乞還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

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

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

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

議請移文無台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亂加恩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

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

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規之有備遂不復發○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

廣寧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

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

遼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

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本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

能濟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

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

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燾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

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

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

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

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

各持刀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

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

於其馬司巡城御史判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
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有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
狸蓋不啻二十餘枚燕司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妄男
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
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
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
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
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
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
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
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王五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爲所誣乃
賁緣潛住太監韋舍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
敬之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
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伴禮爲佛
叩頭俯坐頗有非分之冀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
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殊
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
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真定府舉事即白千
大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
物舍被逮至錦衣獄遠殞絕或疑黨類鳩之以威口其
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成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

必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
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污礙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
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
宦侍止發南京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
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比道堅欲緩其
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
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
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有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王六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
近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
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欽
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
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
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
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
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
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
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

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
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事件
送庫收貯

蜀州總兵馬宗誦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
事下兵部議

馬宗奏比者兵部以京師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
兵備以戒不虞蓋京師北虜往往由露口入貢熟知我
邊虛實尤為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
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竊戍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
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七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
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各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
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請戍四徙宜行令法司區處
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
閻本營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
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
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已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櫓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櫓一具共
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已命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為用命內臣并文武
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
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
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
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宿復及此但今宿將
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為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
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輜遂造大漠柔然怖
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
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
用也如以車為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
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八

成以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為倫沈括
以為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
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
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
強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
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櫓十具送赴教場仍令
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遊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妙
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閒
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
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

造車樺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
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
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
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日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士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即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
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飭
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歿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
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
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
力最爾小夷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構亂宜先究治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
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亡之餘
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
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
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
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
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
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

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
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
抵鄧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
四通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
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
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議察兵器人等令修
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
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
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
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
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鶚卒○十

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

以舊印爲土魯番所劫也

○陞撫治荆

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爲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

溥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爲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

爲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朱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

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

盜按潘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

與開曠田畝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

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郎津之地置鄆西縣割漢

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

其地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

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鄆縣城置鄆陽

府以統鄆及竹山竹溪鄆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

廣行都司及鄆陽衛于鄆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

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

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

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

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達爲鄆陽知府

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

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

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

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

一鄆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

屬州縣與鄆陽接壤四十餘處地土廣闊山川深險先

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

籍者已令爾提督典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

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赴食嘯聚爲盜勢所必有雖有

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動經月餘若一日有事

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鄆陽

府住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

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

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

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捏造妖

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章貴會議

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倘遇草寇生發卽

便公同章貴量說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昭代典則

卷之十九

三十二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

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

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區爾受茲重託尤須

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爲爾

能不許輕率處事垂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

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

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尊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

一簋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